

英蒸汽火車發燒友

消失了近半個世紀的蒸汽火車，如今成為旅遊人士及孩子們追捧的交通工具，初夏的狄科特鎮上，一幅久違的畫面躍入眼簾：一輛噴著濃濃白煙的蒸汽火車，掛鉤著七節車廂，整裝待發，即將前往莎士比亞的故鄉——斯特拉特福鎮，終點站是伯明翰市，全程約為一百二十公裡，行駛時間約兩個半小時。

車頭周圍著數十名火車發燒友，或在熱烈地攀談，或在撫摸車身，他們的眼中多少帶著一份眷戀之情。幾經打探之下發現，他們是著名的「狄科特鐵路中心」蒸汽火車的發燒友。

「狄科特鐵路中心」（Didcot Railway Centre）位於英格蘭南部著名牛津城邊，與倫敦相距約二百公裡。

該「鐵路中心」與著名的「大西鐵路線」狄科特火車站相毗鄰，一道大鐵網將之分隔為兩個世界，一邊是高速奔馳的電氣化火車線；另一邊則是一個專門以搜集、維修、陳列與「大西鐵路線」（GWR）相關物品之地。由於該中心更突出維修項目，與全國各地區約一百家蒸汽汽車中心有極大的不同，為此，遊客們暱稱「狄科特鐵路中心」為蒸汽火車發燒友之家。

佔地面積為十萬平方米的「鐵路中心」，以南北兩條供蒸汽火車行駛的長鐵軌劃分為兩大區域，南面是小型博物館、活動休息區；北面是專供維修及陳列工棚之用。中央區域是火車頭轉頭台。遊客們的參觀重點多以北區為主。

在北區參觀線上，最早進入人們視線的是「火車頭工棚及陳列區」，這座建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廢置工棚，是「大西鐵路協會」在一九六七年創建「鐵路中心」時唯一被保留的廠房，目前工棚內分列四排，陳列著二十多個火車頭，它們曾是「大西線鐵路」一百三十多年的蒸汽歲月的見證。遊客不但可以近距離參觀落伍的車頭，還可以沿木梯進入其工作間，嘗試鑄煤工作。

五十多歲的露絲女士是中心的發燒友之一，

她站在火車頭頂部為它進行清理工作，她熱情地介紹道，這輛車頭的外表較粗糙，因此需要兩天時間為它進行清理及上油。露絲手指另一輛淺綠色的火車頭說道，因為它最近上了新漆，清理時間約為一天。她抱歉地說，我並非是孤軍工作，她的三個同伴正在午休，半小時後回來。大家聚在一起有說有笑，相當開心。

露絲表示，七月至九月是蒸汽火車行駛及參觀的高峰期，這些車頭有可能被外借到英國多個地區，供遊人消遣，車頭的保養及清理工作相對繁重了，但她們都樂此不疲。

在「火車頭陳列工棚」後，是建於一九八八年的「火車頭修理車間」，龐大的車間中橫臥著重達近一百三十噸的「國王愛德華二世」蒸汽火車頭，其編號為六〇二三，經過二十一年的修理，將於今年六月間，在東安格利亞的諾福克郡，與廣大旅遊者會面。

正在車頭上忙碌的米克連忙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友善地向筆者介紹道，「愛德華二世」的修建計劃是鐵路中心成立以來，最大膽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嘗試。他感慨地說，它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被淘汰後，一直被棄置在南威爾斯的廢鐵場無人問津，它的兩隻輪子及一些零部件也被「國家鐵路博物館」拆掉，用於「愛德華一世」的維修之用；一九八九年，鐵路中心通過籌款，花費九千英鎊買下了這輛「缺輪少件」的火車頭。在漫長的維修工作中，先後有一百二十五名火車發燒友，犧牲了六萬個小時，為它進行整容、修補，箇中之艱辛難以用語言表達。

米克手拿鉛筆一邊指點這些零部件，一邊說，整個火車頭共分為六萬多個部件，最頭痛的部分當數兩隻大車輪，由於其尺寸需要特製，幾經過折，花了三萬英鎊才讓車頭找到了完整的車輪。

米克指著他的十名同伴說道，他們有的是父子兵，也有資深的退休工程師，大家對火車頭的鍾愛是外人難以理解的。雖然大家隔週才相聚在這裡，但大家的關係勝過家人。

有的太太們抱怨要離婚，因為先生們愛戀火車頭勝過疼愛家人和孩子。米克帶著一絲傷感

道，今日人們看到這個重生的火車頭，總會想到一批無緣與它見面的故人。米克自嘲道，自己祇能是中級發燒友，因為他與「愛德華二世」祇有十二年的接觸。

凝望著深藍色的火車頭上，發燒友們忙著縮短煙口上的尺寸，米克自豪地說，雖然火車的翻新耗費了七十萬英鎊的資金，但當世人看到它今日的雄姿時，總會為它感到驕傲的，它是蒸汽時代的產物。

在北區的近末端，特別設立了客、貨車廂的工作區及陳列室，中心目前擁有四十節載客車廂和五十節裝貨的車廂。遊客們大都將好奇的目光投向一輛輛雖時代久遠，卻被發燒友們修復好的載客車廂，如編號為九〇〇二的特別沙龍，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建造的豪華載客車廂，專門作接待皇室及貴賓所用，該車廂設有豪華的會議室，曾經接待過美國艾森豪威爾將軍。

在豪華車廂的近鄰，陳列著一輛供三等乘客站立，四面通風且面積僅二十六平米的車廂；另一輛供二等乘客乘坐的車廂，以兩排座椅接待客人，社會的等級觀念鮮明地呈現在人們的眼前。二十四歲木工馬克是中心典型的父子兵，工作之餘他喜歡跑到這裡做義工，參與車廂的翻修工作。他表示，當一輛陳舊的車廂擺在工作室時，幾乎是破舊不堪，經過同伴們對車廂的木門、天花板、車窗、地板和座椅——整修後，再油上新漆，世人看到的是昔日車廂的新面貌。「鐵路中心」藉著車廂的翻新，向遊客展現車廂在設計、理念上的革新和變化。

在開闊的鐵路中心轉悠，蒸汽年代的展品頻頻吸引遊客的視線，昔日的信號燈大樓、狹窄的車軌、蓄煤場、緩慢行駛的小火車以及博物館中逼真的火車模型、餐具用品、舊照片等等，這些展品雖然不能完整地展示大西鐵路線一個多世紀的歷史，但憑藉著著名工程師布魯內爾對鐵路及倫敦地鐵的影響力，促使狄科特中心的發燒友們，承擔起傳承蒸汽魅力的責任。中心的在冊會員已由初建時的不到十人，發展至今日的近千人。



英國人喜愛坐火車

失眠之苦

朋友中有好幾位為失眠而苦惱，見面時就免不了要談到這個問題。阿琴說每夜難得連續睡上兩個小時，醒了後想再睡，卻是越想越做不到。睜著眼等天亮，成了常事。醫生給她的安眠藥，劑量逐漸加重。我們都覺得不是好現象，勸她睡不著就乾脆起來找點事做。她說絕對不能，那樣的話就更加不能睡了。

朋友失眠的真實情形，我們並不清楚。他們怎麼說，我們就怎麼聽。

我倒是想起四姨媽生前也常抱怨失眠和沒有胃口。但是，我每次去看她，總發現她不時就打起瞌睡來。她也不時叫我替她烤片麵包，或者拿點糕點。她每次都囑咐：「一點點，我祇能吃一點點。」我覺得她是心理問題，如果能多走動，也許會減少瞌睡，改進夜晚的睡眠。失眠的朋友羨慕我，說我有福氣，沒嘗過失眠的痛苦。這可是誤會了，我祇是不以為苦。我

想每個人都有睡不著的時候。我是夜貓子，喜歡夜晚寫稿，寫完後常常感覺輕鬆，但是腦子裡面則上演起整本大戲。這時候睡眠離我很遠，我亦不強求。我會看看電視，節目越遠離現實越好。多半我的狀態慢慢就恢復正常。如果腦子還活躍非常，我也不在乎，甚至還有點開心——可以看書嘛。

但是這種感覺，我不敢跟失眠的朋友說，怕他們罵我沒心沒肺。

就是個典型。此人祇有初中文化，其德識才學都乏善可陳，唯獨拍馬功夫堪稱一流。據說他每一陸還，都離不開逢迎巴結；每有高層領導乘專列出巡，他總是親自出馬，全程陪同，噓寒問暖，殷勤備至。至於利用手中掌握的巨額資金「聯絡感情」，平衡關係，更是他討好上司的拿手好戲。還有一位「拍馬大員」是江蘇省前建設廳廳長徐其耀。這位貪污受賄達兩千餘萬元的大貪官不但拍馬有術，還將此術上升為「藝術」。他在寫給兒子的信中，曾推心置腹地告訴兒子：「要相信拍馬是一種高級藝術。拍馬就是為了得到上級的賞識。在人治的社會裡，上級的賞識是陞官的唯一途徑，別的都是形式，這一點不可不察。」

筆者並不懷疑這位貪官講的是真話，但絕不是真理。因為，祇有在權力高度集中、民主形同虛設、民意得不到尊重的政治環境中，這種「潛規則」才能大行其道。一旦民主加強了，幹部任用的制約、監督機制健全了，高度集中的權力被「關進籠子」，「潛規則」便一錢不值，寸步難行。相信祇要堅持改革開放，徹底反腐敗，我們的目的就一定能夠達到！

放棄的境界

人的一生總要有所收穫。收穫有時在意料之中，有時在意料之外，但不論是哪種收穫，我們得到了希望得到的東西，情感也罷，事業也罷，利祿也罷，總會給我們帶來欣喜和歡樂，使我們在收穫中幸福、滿足。放棄遠比收穫困難。放棄無用的東西，我們毫不可惜；放棄有用的東西，或者是在兩可之間做出痛苦的選擇，選擇一方就意味着必須放棄另外一方，這種放棄不僅艱難，而且痛苦。但是，我們必須學會放棄，在放棄中成長、成熟。

父母在，不遠遊，這是古訓。但為了事業，為了夢想，我們有時不得不離家遠去，在外漂泊。在實現理想與盡孝之間，在事業與親情之間，在前途與感情之間，有時我們必須做出無奈的選擇，必須有所放棄。

人生一世，但求興致所至。問題是，目前我們所住的城市，所上的學校，所讀的專業，所從事的工作，也許都不是我們自己所滿意或感興趣的。更何況，有許多事情，在我們還不懂得如何選擇或者沒有能力選擇時就已經確定，選擇的權力不在我們。當我們懂得選擇或者需要選擇的時候，我們已經覺得欲罷不能。

放棄有時也很渺茫。我們所放棄的，並不一定就是不好的或者是不合適的。旁觀者清，當局者迷，身在局中，有時很難確定放棄的對象。但不論是一種什麼樣的放棄，既然放棄，就要無怨無悔。堅持走下去，就一定能夠到達另一處彼岸。其後得到的，或許就是另一種精神和生活的家園。

生活是一天一天的積累起來的。為了生存，我們不得不肩負沉重的擔子。有時，放棄就是一種更新，就是一種釋放和解脫。從一時來看，放棄是失去，但從長遠來看，或許這一次的放棄就能夠成就下一次的擁有。

有些人，生活的目標定得過高，常因為不能得到而憂心忡忡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為什麼不放棄一些虛無的東西而面對現實呢？事業的目標定得過高，會因為不能實現而愁眉苦臉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為什麼不放棄一些盲目的追求而實事求是呢？愛情的目標定得過高，會因為羨慕別人而生活在後悔和嘆息之中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為什麼不降低標準，找個能夠實實在在陪你過日子的人呢？

祇有收穫而沒有放棄，必然導致負重難行。其實，生活的過程就是不斷收穫和不斷放棄的過程。收穫是為了放棄，放棄是為了更好地收穫，更是一種聰慧明智的境界。

全球富豪分佈

《金融時報》報道最新《全球百萬富翁報告》研究中「百萬富翁」的定義，是要有美元一百萬以上可隨時用作投資的資產才算。與去年比較，百萬富翁的增長速度慢了：由去年增加百分之十七至今只祇多了百分之八。全世界平均計算，四分之三的百萬富翁是男性，當中接近八成半的百萬富翁為四十五歲或以上。此外，大概祇有一成的百萬富翁未滿四十歲。

至於北美洲、歐洲與亞太區的富豪分佈方面，亞洲各國的有錢人總數於歷史上首次超越歐洲，更直追美國：亞太區由去年三百萬位百萬富翁增加一成至三百三十萬，與北美洲相差十萬而已；歐洲與去年比較，則由三百萬位百萬富翁、上昇至今年的最新數字三百一十萬。

由國家層面分析的話，則全球仍是以美國擁有最多富豪：總共有三百一十萬人可隨時取一百萬美元投資

在生活中，我們不僅要懂得收穫，也要學會放棄。

早期自動機械腕表

現今石英或電子腕表皆屬自動，沒有什麼特別和珍稀之處。不過，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時（距今約九十年），一些製表師不斷地探索與研究機械自動腕表。那時，要小小一個腕表能夠自動行走而且準確的話，有點兒像天方夜譚。現今要找完美的最早期自動腕表，可說難度甚高。

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面世的「夏活」（Harwood）自動腕表，首開先河。一九二三年，英國腕表設計家約翰·夏活創製這種自動上鏈的腕表；初時採用銅殼，後改用銀殼或銀包金，較後更有十四K金或白金者。比較少見的是金圈上

有黑色與彩色組成的「□琅青」，更少的則是銀包金「陰陽面」（見附圖）。它們前後製造二萬多個；「陰陽面」製造了一千四百個；但是經過戰亂及時間腐蝕，迄今存世者料不足十五分之一。

「夏活」週邊有防滑坑紋的外圈，轉動時可用來調校指針，但先要把「6」字上的小圓「窗」轉動至呈現深紅色。由於早期這種機械自動腕表價高昂，技術有很多缺點，僅可自動行走十二小時，又常快慢不定，要經常大力搖動，故不受用家歡迎而停產，致存世甚少。不過，「夏活」腕表在自動表發展史上，極富啟發性，好比裡程碑。

星光倦了嗎

偶爾在街上看到出身《超級巨聲》的許廷鏗出新碟了，期待中的《亞洲星光大道》的得獎者們，除了李昊嘉自行推出的一張碟，再加上第一季的合輯，其餘的還需繼續等待。

還記得第一季《亞洲星光大道》與《超級巨聲》那不成比例的口碑與收視，許多觀眾都替積弱的亞視勝得一仗而感到高興。當中有不少是錫強扶弱，有多少是被節目吸引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一個客觀的事實：亞視在輿論上擊退了無線。

但這兩家公司，一個財雄勢大，一

個處於弱勢。偶爾亞視的作品也能贏得口碑，但在市場上卻是競爭艱難。這也是一個客觀的事實。

許多人以為，亞視祇要把節目做好，有麝自然香，自能殺出一條生路，表面上可行，現實中卻受到各種制約。於是我們看到的，是一個又一個曾經享有口碑與收視的節目漸漸萎縮，無疾而終。《亞洲星光大道》不過是其中之一。

隨便一數，《超級巨聲》衍生的節目如《巨聲工房》與《Music Cafe》長做長有，更扭轉了節目最初的劣評，一開始佔盡了優勢的《亞洲星光大道》終於以慘淡收視告終，難免叫人心有戚戚然。但要有怎樣的成績，便需要有什麼樣的投入。這個道理，大家都懂。

茶果嶺天后宮

茶果嶺有一座以花崗石建成的天后廟，它原本位於茜草灣（今麗港城位置），道光年間由清朝官員倡建。二戰後，鑑於亞細亞火油公司（今香港蜆殼）的油庫戰時受到嚴重毀壞，因此選擇該處興建新油庫，需徵用該廟土地。經四山公所代表爭取，政府承諾將整座廟宇搬遷，一九四八年在現址重建。

自鋼筋混凝土盛行後，香港鮮有石造的建築物，現存的茶果嶺天后宮是香港最大的花崗石廟宇，列為三級歷史建築。當初遷廟時，四山代表堅持採用原有石材，不用磚或混凝土建造。牆壁上可見排列了一塊塊巨大的

「地牛」（切割成矩形的石塊），堅固結實，展示打石工人和石匠的巧手技藝。

該廟為兩進三開間設計，另建一翼存放物件。正門石匾有「光緒辛卯重建」等字，即一八九一年進行重修。主殿供奉天后，兩側神龕有華光和金花娘娘。左偏殿供奉觀音，右偏殿奉祀三位神靈，中為魯班先師，兩旁是孔子和李準。李準於一九〇五年就任廣東水師提督，曾因英方闖入西沙和南沙群島而多次前往視察，確立了中國對該等地區的主權。

廟內保留了一九四一年的重修碑記和捐款人肖像，而屏門門聯也是當時的文物。值得一看的還有兩塊來自舊廟的石匾，刻上「四山公所」和「義學」，分別嵌在左、右偏殿的入口，讓後人得知該廟曾供四山公所開會和興辦義學。



古「夏活」自動表

被掠奪的文物

新書《一百物件看世界歷史》，作者是大英博物館館長麥格雷戈，他穿梭時空、娓娓道來博物館內一百件藏品的故事。他以人類所造的器物作起點，作者未有直接回答，祇是說，文物飄洋過海的故事，也反映了國族與文明之間的盛衰更迭，本身也屬歷史的一部分。

參觀過大英博物館的朋友，總有某些時刻覺得英國人實在過分，把人家的巨型石像與城門雕塑統統搬回家；不過若你到過埃及或伊拉克，又會發覺，有些珍貴文物，命途多舛，各種天災人禍、暴力革命，破壞力驚人。

大英博物館全館免費參觀，很多不公開展出的館藏，均開放給全世界學者研究。讀完《一百物件看世界歷史》，館長能把歷史政經文明風俗融會貫通至此，有關這些古物，多寫好文章，也算是一種贖罪吧。

眾所週知，大英博物館內很多藏品，尤其是古埃及和巴比倫文明的展品，皆於帝國主義年代掠奪到英倫，或以極低廉價錢半騙半買。這個道德包袱，作者未有直接回答，祇是說，文物飄洋過海的故事，也反映了國族與文明之間的盛衰更迭，本身也屬歷史的一部分。

參觀過大英博物館的朋友，總有某些時刻覺得英國人實在過分，把人家的巨型石像與城門雕塑統統搬回家；不過若你到過埃及或伊拉克，又會發覺，有些珍貴文物，命途多舛，各種天災人禍、暴力革命，破壞力驚人。

大英博物館全館免費參觀，很多不公開展出的館藏，均開放給全世界學者研究。讀完《一百物件看世界歷史》，館長能把歷史政經文明風俗融會貫通至此，有關這些古物，多寫好文章，也算是一種贖罪吧。

大陸居民台灣自由行方案已啓動。這之前，不少大陸居民參加旅行團遊過台灣，有兩國人還去阿裡山途中出了事。方案啓動前兩岸業界開了研討論，談如何迎接自由行人客。

台灣旅遊業的友人建議，到台灣不一定非要走那條路吧。我們台灣有很好的生態旅遊路線，可以悠閒地購購物逛逛夜市，看看自然風光，吃點兒環保農家菜……

說話的人不太瞭解大陸民衆到台灣一遊的心意。

他們到台灣，多懷著好奇心，看在大陸潰敗的政治勢力，如何在天隅一方成了亞洲「四小龍」之一。另外他們一定想上阿裡山，小時候上音樂課都唱過一首台灣歌謠：「高山青，澗水藍，阿裡山的姑娘美如水呀，阿裡山的少年壯如山……」勸他們別去，很難，因為那是文化情意結呀。還有，大陸客人是有興趣去看看蔣介石的士林官邸的，原因也簡單，他是中國現代史名人，輸掉了大半壁江山。大家想看看他生活過的環境。還有，台北故宮是要去的，內地民間傳說北京故宮的好東西讓國民黨弄走了多半，剩下的是人家不要或帶不走的。他們要親眼驗證一下。何況現在正在展出合二為一的《富春山居圖》呢。

所以，台灣業界一定要明白，首批大陸居民大老遠去一觀這個分隔了幾十年的島嶼，情懷十分複雜，可不是為了去生態遊或者吃農家菜的。

「自由行」行到哪兒